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七十二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太宗平吐谷渾

唐高祖武德二年　初隋煬帝自征吐谷渾吐谷渾可汗伏允以數千騎犇党項煬帝立其質子順爲主使統餘衆不果入而還會中國喪亂伏允復還收其故地上受禪順自江都還長安上遣使與伏允連和使擊李軌許以順還之伏允喜起兵擊軌數遣使入貢請順上遣之

太宗貞觀八年　初吐谷渾可汗伏允遣使入貢未返大掠鄯州而去上遣使讓之徵伏允入朝稱疾不至仍爲其子尊王求昏上許之令其親迎尊王又不至乃絶昏伏允復遣兵寇蘭廓二州伏允年老信其臣天柱王之謀數犯邊又執唐使者趙德楷上遣使諭之十返又引其使者臨軒親諭以禍福伏允終無悛心六月遣左驍衞大將軍段志玄爲西海道行軍總管左驍衞將軍樊興爲赤水道行軍總管將邊兵及契苾党項之衆以擊之　冬十月辛丑段志玄擊吐谷渾破之追奔八百餘里去青海三十餘里吐谷

渾驅牧馬而遁 十一月丁亥吐谷渾寇涼州己丑下詔大舉討吐谷渾上欲得李靖爲將爲其老重勞之靖聞之請行上大悅十二月辛丑以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節度諸軍兵部尚書侯君集爲積石道刑部尚書任城王道宗爲鄯善道涼州都督李大亮爲且末道岷州都督李道彥爲赤水道利州刺史高甑生爲鹽澤道行軍總管并突厥契苾之衆擊吐谷渾

九年春正月党項先內屬者皆叛歸吐谷渾三月庚辰洮州羌叛入吐谷渾殺刺史孔長秀 夏閏四月

癸酉任城王道宗敗吐谷渾於庫山吐谷渾可汗伏允悉燒野草輕兵走入磧諸將以爲馬無草疲瘦未可深入侯君集曰不然鄉者段志玄軍還纔及鄯州虜已至其城下蓋虜猶完實衆爲之用故也今一敗之後鼠逃鳥散斥候亦絕君臣攜離父子相失取之易於拾芥此而不乘後必悔之李靖從之中分其軍爲兩道靖與薛萬均李大亮由北道君集與任城王道宗由南道戊子靖部將薛孤兒敗吐谷渾於曼頭山斬其名王大獲雜畜以充軍食癸巳靖等敗吐谷渾於牛心堆又敗諸赤水源侯君集任城王道宗引

兵行無人之境二千餘里盛夏降霜經破邏眞谷其地無水人齕冰馬噉雪五月追及伏允於烏海與戰大破之獲其名王薛萬均薛萬徹又敗天柱王於赤海　赤水之戰薛萬均薛萬徹輕騎先進爲吐谷渾所圍兄弟皆中槍失馬步鬭從騎死者什六七左領軍將軍契苾何力將數百騎救之竭力奮擊所向披靡萬均萬徹由是得免李大亮敗吐谷渾於蜀渾山獲其名王二十人將軍執失思力敗吐谷渾於居茹川李靖督諸軍經積石山河源至且末窮其西境聞伏允在突倫川將犇于闐契苾何力欲追襲之薛萬

均懲其前敗固言不可何力曰虜非有城郭隨水草遷徙若不因其聚居襲取之一朝雲散豈得復傾其巢穴邪自選驍騎千餘直趣突倫川萬均乃引兵從之磧中乏水將士刺馬血飲之襲破伏允牙帳斬首數千級獲雜畜二十餘萬伏允脫身走俘其妻子侯君集等進逾星宿川至柏海還與李靖軍合大寧王順隋氏之甥伏允之嫡子也爲侍子於隋久不得歸伏允立它子爲太子及歸意常怏怏會李靖破其國國人窮蹙怨天柱王順因衆心斬天柱王舉國請降伏允帥千餘騎逃磧中十餘日衆散稍盡爲左右所

殺國人立順爲可汗壬子李靖奏平吐谷渾乙卯詔
復其國以慕容順爲西平郡王趉故呂烏甘豆可汗
上慮順未能服其衆仍命李大亮將精兵數千爲其
聲援　吐谷渾甘豆可汗久質中國國人不附竟爲
其下所殺子燕王諾曷鉢立諾曷鉢幼大臣爭權國
中大亂十二月詔兵部尚書侯君集等將兵援之先
遣使者諭解有不奉詔者隨宜討之
十年春三月丁酉吐谷渾王諾曷鉢遣使請頒歷行
年號遣子弟入侍並從之丁未以諾曷鉢爲河源郡
王烏地也拔勤豆可汗

十三年冬十二月己丑吐谷渾王諾曷鉢來朝以宗女爲弘化公主妻之

十五年夏四月丁巳果毅都尉席君買帥精兵百二十襲擊吐谷渾丞相宣王破之斬其兄弟三人初丞相宣王專國政陰謀襲弘化公主劫其王諾曷鉢犇吐蕃諾曷鉢聞之輕騎犇鄯善城其臣威信王以兵逆之故君買爲之討誅宣王國人猶驚擾遣戶部尚書唐儉等慰撫之

張溥曰慕容伏允夸呂少子也襲兄位而妻其妻素懷不順會隋末喪亂屢寇河右郡縣不能

制唐高祖卽位始與連和貞觀時復梗命負嵎太宗詔使屢出終無悛心不得已而興師出討義兵有名非若拾寅無罪魏文成獻文窮武相加也李靖年老帝不欲勞以兵戎獨慷慨請行耀威虜塞廉頗馬援勇猶不如侯君集等佐之轉戰無敵至行空荒二千里盛夏降霜士糜冰馬秣雪旣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亦已功高瀚海勢崇國靈矣伏允初拘天子行人統党項驍衆意氣厲盛後迯磧中從者僅百騎無聊自經死蓋彼有臣天柱王而爲謀

不忠有子順而二心不孝皆所以速亡也伏允向事唐惑天柱王乃抗衡順斬之以降於奉中國爲正然父死謂何不可言也吐谷渾初起時兄弟悲思母子涕泣孝弟之風傳於竹帛其衰也嵬王訶背夸呂順背伏允父子之間咸有賊心陰山上隴貽謀蕩如能無痛乎伏允西走燒野草以困唐兵任城王道宗欲掖軍鄯州徐圖進退君集奮討二軍始出惟君集善謀亦惟靖善斷兵貴神速塞外之威不同於河上之師久矣順既爲可汗國人不附卒遇殺子諾曷鉢立

尙唐弘化公主其相宣王跋扈謀作亂席君買
威信王討誅之彼順禍猶伏允而跋扈逆甚天
柱豈國家長世之兆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七十二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七十三

宋　建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貞觀君臣論治

唐高祖武德九年秋八月甲子太宗卽皇帝位於東宮顯德殿　九月己酉上面定勳臣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敘卿等勳賞或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

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勳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宮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故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

舊爲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爲政之體乎

冬十月甲申民部尚書裴矩奏民遭突厥暴踐者請戶給絹一匹上曰朕以誠信御下不欲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大小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口爲率　初上皇欲彊宗室以鎮天下故皇再從三從弟及兄弟之子雖童孺皆爲王王者數十人上從容問羣臣徧封宗子於天下利乎封德彝對曰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爲王自餘非有大功無爲王者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兩漢以來未有如今之多者

爵命既崇多給力役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上曰然朕爲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可勞百姓以養己之宗族乎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皆爲縣公惟有功者數人不降　丙午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上又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

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 十二月己巳益州大都督竇軌奏稱獠反請發兵討之上曰獠依阻山林時出鼠竊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撫以恩信自然帥服安可輕動干戈漁獵其民比之禽獸豈為民父母之意邪竟不許 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粘之於壁得出入省覽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業副朕此意上厲精求治數引魏徵入臥內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上

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軀幹壯大者亦可并點上從之敕出魏徵固執以為不可不肯署敕至於數四上怒召而讓之曰中男壯大者乃姦民詐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執至此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衆多陛下取其壯健以道御之足以無敵於天下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無欺詐今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朕何為失信對曰陛下初即位下詔云逋負官物悉令蠲免有司以為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為天

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旣而繼有敕云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爲始散還之後方復更徵百姓固已不能無怪今旣徵得物復點爲兵何謂來年爲始乎又陛下所與共治天下者在於守宰居常簡閱咸以委之至於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爲治乎上悅曰曏者朕以卿固執疑卿不達政事今卿論國家大體誠盡其精要夫號令不信則民不知所從天下何由而治乎朕過深矣乃不點中男賜徵金甕一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名召見問以政道對曰隋主好自專庶務不

任羣臣羣臣恐懼唯知稟受奉行而已莫之敢違以一人之知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謹擇羣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淸而考其成敗以施刑賞何憂不治又臣觀隋末亂離其欲爭天下者不過十餘人而已其餘皆保鄉黨全妻子以待有道而歸之耳乃知百姓好亂者亦鮮但人主不能安之耳上善其言擢爲侍御史前幽州記室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略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

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臣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上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上召傅弈賜之食謂曰汝前所奏幾爲吾禍然凡有天變卿宜盡言皆如此勿以前事爲懲也上嘗謂弈曰佛之爲教玄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理對曰佛乃胡中桀黠誑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輔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上頗然之　上患吏多受賕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

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爲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召文武五品以上告之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爲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臣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爲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爲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動則景隨矣

太宗貞觀元年春正月丁亥上宴羣臣奏秦王破陳樂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

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豈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彝頓首謝　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為大理少卿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而既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胄前

後犯顏執法言如涌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　上
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
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
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
一世之人德彝慙而退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
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司檢挍上以問封德彝對曰
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若徧
歷諸司搜擿疵纇太爲煩碎淹默然上問淹何故不
復論執對曰天下之務當盡至公善則從之德彝所
言眞得大體臣誠心服不敢遂非上悅曰公等各能

如是朕復何憂　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上曰順德果能有益國家朕與之共有府庫耳何至貪冒如是乎猶惜其有功不之罪但於殿庭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赦奈何復賜之絹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閏三月壬申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曏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

況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　夏五月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為誰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嘗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六月戊申上與侍臣論周秦修短蕭瑀對曰紂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

皇滅之得天下雖同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　上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言三代封建而久長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爲然於是始有封建之議　秋九月辛酉中書令宇文士及罷爲殿中監御史大夫杜淹參豫朝政它官參豫政事自此始淹薦刑部員外郎邸懷道上問其行能對曰煬帝將幸江都召百官問行留之計懷道爲吏部主事獨言不可臣親見之上曰卿稱懷道爲是何

為自不正諫對曰臣爾日不居重任又知諫不從徒死無益上曰卿知煬帝不可諫何為立其朝既立其朝何得不諫卿仕隋容可云位卑後仕王世充尊顯矣何得亦不諫對曰臣於世充非不諫但不從耳上曰世充若賢而納諫不應亡國若暴而拒諫卿何得免禍淹不能對上曰今日可謂尊任矣可以諫未對曰願盡死上笑　冬十二月或告右丞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温彥博按之無狀彥博言於上曰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它日徵入見言於上曰

臣聞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俱存形迹則國之興喪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上矍然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爲良臣勿爲忠臣上曰忠良有以異乎對曰稷契臯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逄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賜絹五百匹上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

貴煬帝既弑世基等亦誅公輩宜用此爲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　或上言秦府舊兵宜盡除武職追入宿衞上謂之曰朕以天下爲家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朕德於天下也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給　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

下以相檢察中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駮正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爲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也煬帝之世內外庶官務相順從當是之時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雖其間萬一有得免者亦爲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　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抵法與帝王

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爲人所笑也　鄃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長安李乾祐諫曰法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獨有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上悅免仁軌死以乾祐爲侍御史　上嘗語及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御史義豐張行成跪奏曰天子以四海爲家不當有東西之異恐示人以隘上善其言

厚賜之自是每有大政常使預議
二年春正月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開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

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　二月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監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　上謂房玄齡等曰爲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夷亮卒而立嚴皆悲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熲爲隋相公平識治體隋之興亡繫熲之存沒朕既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　夏四月太常少卿祖孝孫以爲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

胡夷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
調三十一曲十二和詔協律郎張文收與孝孫同修
定六月乙酉孝孫等奏新樂上曰禮樂者蓋聖人緣
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
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
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
上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
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
聞樂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爲公奏之公豈悲乎右
丞魏徵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

鐘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臣光曰臣聞垂能目制方圓心度曲直然不能以教人其所以教人者必規矩而已矣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禮樂而已矣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於是乎作禮樂焉故工人執垂之規矩而施之器是亦垂之功已王者執五帝三王之禮樂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五帝三王其違世已久後之人見其禮知其所履聞其樂知其所樂

炳然若猶存於世焉此非禮樂之功邪夫禮樂有本有末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於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於身興於閨門著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鄰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十百年然後治化周浹鳳凰來儀也苟無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捨之求以移風易俗誠亦難矣是以漢武帝置協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詔王莽建羲和考律呂非不精也不能救漸臺之

禍晉武帝制笛尺調金石非不詳也不能弭平陽之災梁武帝立四器調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臺城之辱然則雖韶夏濩武之音具存於世苟其德不足以稱之曾不能化一夫況四海乎是猶執垂之規矩而無工輿材坐而待器之成終不可得也況齊陳淫昏之主亡國之音蹔奏於庭烏能變一世之哀樂乎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如此夫禮非威儀之謂也然無威儀則禮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音之謂也然無聲音則樂不可得而見矣譬諸山取其

一土一石而謂之山則不可然土石皆去山於何在哉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奈何以齊陳之音不驗於今世而謂樂無益於治亂何異睹拳石而輕泰山乎必若所言則是五帝三王之作樂皆妄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惜哉

六月戊子上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集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爲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

遠吾屬之師也　畿內有蝗辛卯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　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爲民害是以不多言給事中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於今亦恐貽譏於後上悅賜綃二百段　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爲戒朕所好者唯堯舜周孔之道以爲如鳥有

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秋七月上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　九月上曰比見羣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爲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爲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爲至治乎丁未詔自今大瑞聽表聞自外諸瑞申所司而已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嘗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

賀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　上問王珪曰近世爲國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對曰漢世尚儒術宰相多用經術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　冬十二月壬午以黃門侍郎王珪爲守侍中上嘗閒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上指示珪曰此盧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盧江納之爲是邪非邪上曰殺人而取其妻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爲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上

悅卽出之還其親族　上使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不稱旨上責之温彥博王珪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爲不可上怒曰朕寘卿等於腹心當竭忠直以事我乃附下罔上爲孝孫遊說邪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此乃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上默然而罷明日上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温彥博王珪至今悔之公等勿爲此不盡言也　上曰爲朕養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於屛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迹皆注於名下以

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五品已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　上曰比有奴告其主反者此弊事夫謀反不能獨爲必與人共之何患不發何必使奴告邪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斬之

三年春二月戊寅以房玄齡爲左僕射杜如晦爲右僕射以尚書右丞魏徵守祕書監參預朝政　三月丁巳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玄齡明達吏事輔以文學夙夜盡

心恐一物失所用法寛平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上每與𤣥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𤣥齡之策葢𤣥齡善謀如晦能斷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者推房杜焉𤣥齡雖蒙寵待或以事被譴輒累日詣朝堂稽顙請罪恐懼若無所容𤣥齡監修國史上語之曰比見漢書載子虛上林賦浮華無用其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當載之　夏四月乙亥上上皇從居弘義宮更名大安宮甲午上始

御太極殿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駮正之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　冬十二月乙酉上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亦然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故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莅衆若位居

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深善其言　房玄齡王珪掌內外官考治書侍御史萬年權萬紀奏其不平上命侯君集推之魏徵諫曰玄齡珪皆朝廷舊臣素以忠直爲陛下所委所考旣多其間能無一二人不當察其情終非阿私若推得其事則皆不可信豈得復當重任且萬紀比來恆在考堂曾無駮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陳論此正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誠徇國也使推之得實未足裨益朝廷若其本虛徒失陛下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非敢苟私二臣上乃釋不問

四年春二月甲寅以御史大夫溫彥博爲中書令守侍中王珪爲侍中守戸部尚書戴冑爲戸部尚書參預朝政太常少卿蕭瑀爲御史大夫與宰臣參議朝政　三月甲申蔡成公杜如晦薨　夏六月乙卯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以爲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昔漢高祖納婁敬之說自洛陽遷長安豈非洛陽之地不及關中之形勝邪景帝用鼂錯之言而七國構禍陛下今處突厥於中國突厥之親何如七國豈得不先爲憂而宮室可遽興乘輿可輕動哉臣見隋氏初

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爲輪則戛摩火出乃鑄鐵爲轂行一二里鐵轂輒破別使數百人齎鐵轂隨而易之盡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用數十萬功則其餘可知矣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氏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耳上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

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卽爲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匹　秋七月乙丑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爲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衞士傳飧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旣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

天下賢才寘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闗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己意　冬十二月諸宰相侍宴上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冑恥君不及堯舜以諫爭爲己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

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徵長上深以爲然衆亦服其確論　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黃帝征蚩尤顓頊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樸漸致

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賫糧取給於道路焉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

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突厥破滅海內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五年秋九月上修仁壽宮更名曰九成宮又將修洛陽宮民部尚書戴冑表諫以亂離甫爾百姓彫弊帑藏空虛若營造不已公私勞費殆不能堪上嘉之曰戴冑於我非親但以忠直體國知無不言故以官爵

酬之耳久之竟命將作大匠竇璡修洛陽宮璡鑿池築山雕飾華靡上怒遽命毀之免璡官 初上令羣臣議封建魏徵議以爲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斂又京畿賦稅不多所資畿外若盡以封國邑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犇赴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爲運祚修短定命自天堯舜大聖守之而不能固漢魏微賤拒之而不能卻今使勳戚子孫皆有民有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中書侍郎顏師古以爲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

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使各守其境協力同心足扶京室爲置官寮皆省司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爲條式一定此制萬代無虞十一月丙辰詔皇家宗室及勳賢之臣宜令作鎭藩部貽厥子孫非有大故無或黜免所司明爲條例定等級以聞　冬十二月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古刑人君爲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爲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百司斷獄唯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

寃乎丁亥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其五覆奏者以決前一二日至決日又三覆奏惟犯惡逆者一覆奏而已　上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康國求內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儻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

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爲也遂不受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儻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愼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爲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上嘗與侍臣論獄魏徵曰煬帝時嘗有盜發帝令於士澄捕之少涉疑似皆拷訊取服凡二千餘人帝悉令斬之大理丞張元濟怪其多試尋其狀內五人嘗爲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執奏盡殺之上曰此豈唯煬帝無道其臣亦不盡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

六年春正月文武官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爲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羣臣猶請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爲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國未安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穀未豐邪曰豐矣符瑞未至邪曰至矣然則何爲不可封禪對曰陛下雖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

口未復倉廩尚虛而車駕東巡千乘萬騎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今自伊洛以東至於海岱煙火尚希灌莽極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虛弱也況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三月長樂公主將出降上以公主皇后所生特愛之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於明帝之意乎上然

其言入告皇后后歎曰妾亟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眞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爲夫婦曲承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況以人臣之疎遠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也因請遣中使齎錢四百緡絹四百匹以賜徵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宜常秉此心勿轉移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於庭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秋七月辛

未宴三品已上於丹霄殿上從容言曰中外乂安皆公卿之力然隋煬帝威加夷夏頡利跨有北荒統葉護雄據西域今皆覆亡此乃朕與公等所親見勿矜彊盛以自滿也　閏月乙卯上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爲仇讎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爲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

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嫵媚正爲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

戊辰祕書少監虞世南上聖德論上賜手詔稱卿論太高朕何敢擬上古但比近世差勝耳然卿適睹其始未知其終若朕能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如或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　冬十二月癸丑帝與侍臣論安危之本中書令温彥博曰伏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帝曰朕比來怠於爲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志在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

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拊掌大笑曰誠有是事

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爲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關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爲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爲公輩念關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

上謂魏徵曰爲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七年冬十二月上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司奏常事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温嘗曰煬帝多猜忌臨朝對羣臣多不語朕則不然與羣臣相親如一體耳

八年冬十二月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謗訕之罪魏徵諫曰賈誼當

漢文帝時上書云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陛下裁察上曰朕罪斯人則誰敢復言乃賜絹二十四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强含容非曩時之豁如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

九年春三月上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斂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饞人自噉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然二主孰爲優劣對曰齊後主懦弱政出多門周天元驕暴威福在己雖同爲亡國齊主尤劣也

十年秋八月丙子上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
國也而比來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爲是者
朕當以讒人罪之 冬十二月魏王泰有寵於上或
言三品以上多輕魏王上怒引三品以上作色讓之
曰隋文帝時一品以下皆爲諸王所顛躓彼豈非天
子兒邪朕但不聽諸子縱橫耳聞三品以上皆輕之
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乎房玄齡等皆惶懼流
汗拜謝魏徵獨正色曰臣竊計當今羣臣必無敢輕
魏王者在禮臣子一也春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
上三品以上皆公卿陛下所尊禮若紀綱大壞固所

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使多行無禮卒皆夷滅又足法乎上悅曰理到之語不得不服朕以私愛忘公義曏者之忿自謂不疑及聞徵言方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得容易乎

上曰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又前後差違吏得以爲姦自今變法皆宜詳愼而行之

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

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邪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十一年春正月上作飛山宮庚子特進魏徵上疏以爲煬帝恃其富彊不虞後患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至身死人手社稷爲墟陛下撥亂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於卑宮若因基而增廣襲舊而加飾此則以亂易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羣臣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

幸失出更獲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耳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　二月上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儲偫有被譴者魏徵諫曰陛下以儲偫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爲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僦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　三月庚子上宴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

苑結怨於民今悉爲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內爲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夏四月己卯魏徵上疏以爲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

任能固可以無爲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　五月壬申魏徵上疏以爲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且以隋之府庫倉廩戶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擬倫然隋以富彊動之而危我以寡弱靜之而安安危之理皎然在目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至禍將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當今之無事行曩昔

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　秋七月魏徵上疏以爲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疎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況內懷姦宄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略矣既謂

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昔晉武帝平吳之後志意驕怠何曾位極台司不能直諫乃私語子孫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也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韋弦　乙未車駕還洛陽詔洛陽宮爲水所毀者少加修繕纔令可居自外衆材給城中壞廬舍者令百官各上封事極言朕過壬寅廢明德宮及飛山宮之玄圃院給遭水者　八月甲子上謂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遊獵太頻今天下無事

武備不可忘朕時與左右獵於後苑無一事煩民夫亦何傷魏徵曰先王唯恐不聞其過陛下既使之上封事正得恣其陳述苟其言可取固有益於國若其無取亦無所損上曰公言是也皆勞而遣之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爲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爲子孫立萬世之基豈得但持當年而已今之戸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陛下雖加恩詔使之裁損然

營繕不休民安得息故有司徒行文書曾無事實昔漢之文景恭儉養民武帝承其豐富之資故能窮奢極欲而不至於亂向使高祖之後卽傳武帝漢室安得久存乎又京師及四方所造乘輿器用及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爲儉夫昧旦丕顯後世猶怠陛下少居民間知民疾苦尚復如此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觀自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爲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人主雖欲追改不能復全故當修於可修之時不可悔之於旣失之後也蓋幽厲嘗笑桀紂矣煬帝亦笑周齊矣

不可使後之笑今如今之笑煬帝也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彊斂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爲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爲久長之謀不必遠

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陛下寵遇諸王頗有過厚者萬代之後不可不深思也且魏武帝愛陳思王及文帝卽位囚禁諸王但無縲絏耳然則武帝愛之適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爲今朝廷唯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　冬十月上獵於洛陽苑有羣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殪四豕有

豕突前及馬鐙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漢高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爲之罷獵尋加光祿大夫

十二年春三月辛亥著作佐郎鄧世隆表請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爲不朽若其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集行於世何救於亡爲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爲遂不許　丙子以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上

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逮也上曰遠方畏威慕德故來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爲憂故德義日新今以既治爲安故不逮上曰今所爲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其事可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

賞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秋九月甲寅上問侍臣帝王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

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旣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愼之玄齡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

十三年春二月上旣詔宗室羣臣襲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寧以爲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侍御史馬周亦上疏以爲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留之也而欒黶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授

官使其入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會司空趙州刺史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稱承恩以來形影相弔若履春冰宗戚憂虞如寘湯火緬惟三代封建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己出兩漢罷侯置守蠲除曩弊深協事宜今因臣等復有變更恐紊聖朝綱紀且後世愚幼不肖之嗣或抵冒邦憲自取誅夷更因延世之賞致成勦絕之禍良可哀愍願停渙汗之旨賜其性命之恩無忌又因子婦長樂公主固請於上且言臣披荊棘事陛下今海內寧一奈何棄之外州與遷徙何異上曰割地以封

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復發言怨望朕豈彊公等以茅土邪庚子詔停世封刺史　夏五月旱甲寅詔五品以上上封事魏徵上疏以爲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其間一條以爲頃年以來輕用民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也此恐非興邦之至言上深加獎歎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幷錄付史官仍賜徵黃金十斤廄馬二匹　冬十一月戊辰以尚書左丞劉洎爲黃門侍郎參知政事

十四年冬十二月魏徵上疏以爲在朝羣臣當樞機之寄者任之雖重信之未篤是以人或自疑心懷苟且陛下寛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夫委大臣以大任責小臣以小事爲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致治其可得乎若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爲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爲所犯皆實進退惟谷莫能自明則苟求免禍矯僞成俗矣上納之　上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

難魏徵對曰臣聞戰勝易守勝難陛下之及此言宗廟社稷之福也　右庶子張玄素少爲刑部令史上嘗對朝臣問之曰卿在隋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尉時何官對曰流外又問何曹玄素恥之出閤殆不能步色如死灰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爲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玄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贊皇儲豈可復對羣臣窮其門戶棄宿昔之恩成一朝之恥使之鬱結於懷何以責其仗節死義乎上曰朕亦悔此問卿疏深會我心遂良亮之子也孫伏伽與玄素在隋皆爲令史伏伽或於廣坐自陳

往事一無所隱、言事者多請上親覽表奏以防壅蔽上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惟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十五年秋七月丙子上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榱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奇功變法度不恆其德勞擾實多

冬十二月上問魏徵比來朝臣何殊不論事對曰陛下虛心采納必有言者凡臣徇國者寡愛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上曰然人臣關說忤旨動及刑誅與夫蹈湯火冒白刃者亦何異哉是以禹拜昌言

貞爲此也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讓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責玄齡等而玄齡等亦何所謝玄齡等爲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皆無不應知者使所營爲是當助陛下成之爲非當請陛下罷之問於有司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　上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爲人主常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羣臣誠不足望清

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
能臣竊爲陛下不取上甚善之
十六年夏四月壬子上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
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
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
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
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
上曰誠然　秋七月戊午以長孫無忌爲司徒房玄
齡爲司空　特進魏徵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
數日朕過多矣今欲自往恐益爲勞若有聞見可封

狀進來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皆有爲而然漸不可長又言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爲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徵宅無堂上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屏風素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謝上手詔稱處卿至此蓋爲黎元與國家豈爲一人何事過謝　冬十一月壬申上曰朕爲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貴若教以禮義使之少敬長婦敬夫則皆貴矣輕傜薄斂使之皆治生業則皆富矣若家給人足朕雖不聽管絃樂在其中矣　高祖之入關

也隋武勇郎將馮翊党仁弘將兵二千餘人歸高祖於蒲坂從平京城尋除陝州總管大軍東討仁弘轉餉不絕歷南寧戎廣州都督仁弘有方略所至著聲迹上甚器之然性貪罷廣州爲人所訟贓百餘萬罪當死上謂侍臣曰吾昨見大理五奏誅仁弘哀其白首就戮方晡食遂命撤案然爲之求生理終不可得今欲曲法就公等乞之十二月壬午朔上復召五品已上就太極殿前謂曰法者人君所受於天不可以私而失信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亂其法上負於天欲席藳於南郊日一進蔬食以謝罪於天三日

房玄齡等皆曰生殺之柄人主所得專也何至自貶責如此上不許羣臣頓首固請於庭自旦至日昃上乃降手詔自稱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亂法二也善善未賞惡惡未誅三也以公等固諫且依來請於是黜仁弘爲庶人徙欽州　上問侍臣曰自古或君亂而臣治或君治而臣亂二者孰愈魏徵對曰君治則善惡賞罰當臣安得而亂之苟爲不治縱暴愎諫雖有良臣將安所施上曰齊文宣得楊遵彦非君亂而臣治乎對曰彼纔能救亡耳烏足爲治哉

十七年春正月鄭文貞公魏徵薨上思悼之不已謂

侍臣曰人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爲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二月壬午上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爲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爲之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爲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時皇子爲都督刺史者多幼穉遂良上疏以爲漢宣帝云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今皇子幼穉未知從政不若且留京師

教以經術俟其長而遣之上以爲然 丁未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慾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初上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上曰朕之爲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聖德在躬舉無過事史官所述義歸盡善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

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恐曾玄之後或非上智飾非護短史官必不免刑誅如此則莫不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千載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觀蓋爲此也上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爲高祖今上實錄癸巳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卽命削去浮辭直書其事

十八年夏四月上謂侍臣曰人臣順旨者多犯顏則少今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長孫無忌等

皆曰陛下無失劉洎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加窮詰無不慙懼而退恐非所以廣言路馬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見其失上皆納之上好文學而辯敏羣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彊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敭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則損心多語

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豈爲性好自傷乎至如秦政彊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上飛白荅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秋八月壬子上謂司徒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爲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己過公等乃曲相諛悅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上曰長

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恆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九月以諫議大夫褚遂良爲黃門侍郎參預朝政

二十年秋九月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宋公蕭瑀性狷介與同僚多不合嘗言於上曰房玄齡與中書門下衆臣朋黨不忠執權膠固陛下不詳知但未反耳上曰卿言得無太甚人君選賢才以爲股肱心膂當推誠任之人不可以求備必捨其所短取其所長朕雖不能聰明何至頓迷臧否乃至於是瑀內不自得旣數忤旨上亦銜之但以其忠直居多未忍廢也上嘗謂張亮曰卿旣事佛何不出家瑀因自請出家上曰亦知公雅好桑門今不違公意瑀須臾復進曰臣

適思之不能出家上以瑀對羣臣發言反覆尤不能平會稱足疾不朝或至朝堂而不入見上知瑀意終怏怏冬十月手詔數其罪曰朕於佛教非意所遵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旣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法門傾帑藏以給僧祇殫人力以供塔廟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假餘息於熊蹯引殘魂於雀鷇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頃而爲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瑀踐覆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棄公就私未明隱顯之際身俗口道莫辯邪正之心修累葉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

違忤君主下則扇習浮華自請出家尋復違異一迴一惑在於瞬息之間自可自否變於帷扆之所乖棟梁之體豈具瞻之量乎朕隱忍至今瑀全無悛改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　冬十二月房玄齡嘗以微譴歸第褚遂良上疏以爲玄齡自義旗之始翼贊聖功武德之季冒死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勤玄齡爲最自非有罪在不赦搢紳同尤不可遐棄陛下若以其衰老亦當諷諭使之致仕退之以禮不可以淺鮮之過棄數十年之勳舊上遽召出之頃之玄齡復避位還家久之上幸芙蓉園玄齡敕子弟汎掃

門庭曰乘輿且至有頃上果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

二十一年夏五月庚辰上御翠微殿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自不諭其故諸公各率意以實言之羣臣皆稱陛下功德如天地萬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各疾勝己者朕見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寘諸懷退不肖則欲推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

朕踐阼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顧謂褚遂良曰公嘗爲史官如朕言得其實乎對曰陛下盛德不可勝載獨以此五者自與蓋謙謙之志耳秋八月己丑齊州人段志沖上封事請上致政於皇太子太子聞之憂形於色發言流涕長孫無忌等請誅志沖上手詔曰五岳陵霄四海亘地納汙藏疾無損高深志沖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其無罪是其狂也譬如尺霧障天不虧於大寸雲點

日何損於明

二十二年春正月己丑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爲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爲下吾居位以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爲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

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爲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愼哉　秋七月司空梁文昭公房玄齡留守京師疾篤上徵赴玉華宮肩輿入殿至御座側乃下相對流涕因留宮下聞其小愈則喜形於色加劇則憂悴玄齡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語見唐平遼東）　玄齡子遺愛尚上女高陽公主上謂公主曰彼病篤如此尚能憂我國家上

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癸卯薨

柳芳曰玄齡佐太宗定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號爲賢相然無迹可尋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諍而房杜讓其賢英衞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爲唐宗臣宜哉

張溥曰唐室三大禍一曰女寵一曰宦官一曰藩鎮女寵始於巢刺王妃終於張艮娣宦官始於高力士終於韓全誨藩鎮始於李懷仙終於劉稹三者之禍酷矣又內主之以小人外迫之

以盜賊而唐亡論者深嫉朱全忠而思藩鎮則曰全忠才智非過於安史朱泚也其時藩鎮盡滅時溥朱瑄秦宗權羅紹威王鎔之徒盡亡天下無有制之者也設昭宗之世朱滔在冀田悅在魏王武俊在趙李納在齊全忠卽欲爲曹操司馬懿烏能動哉然當日諸侯制全忠者李克用助全忠者韓建李茂貞唐不用其制者而用其助者速亂而已豈繫藩鎮之存亡乎且論唐大勢所難去者非藩鎮也安史之亂肅宗能先取范陽則傾賊根本而可無藩鎮張忠志薛嵩

田承嗣李懷仙既降代宗能召之入朝不委以地則河北黨散而可無藩鎮元和之治諸鎮畏威宰相能善處置朱克融與王承元田弘正則魏博鎮冀盧龍皆安而可無藩鎮王庭湊等連叛穆宗能銳意征討如憲宗之平淮蔡則河朔再靖而可無藩鎮藩鎮之禍皆天子致之未嘗有牢不可拔之勢也藩鎮漸微大盜四起龐勛之黨爲黃巢黃巢之黨爲全忠勛巢叛唐而誅之以其爲盜賊也全忠歸唐而用之則盜賊而又藩鎮也宰相誅宦官則召藩鎮崔胤是也宦

官殺宰相亦召藩鎭韓全誨等是也究之宰相死宦官死天子亦死全忠遂攘神器而有之然則罪唐亡者獄將安歸乎肅宗以前國家之憂在女寵肅宗以後國家之憂在宦官嗣聖之女禍莫烈於武后而繼之者又有韋后韋后者武后之餘也天寶之女禍莫烈於楊貴妃而繼之者又有張良娣良娣者貴妃之餘也武后虐而殺子韋后賊而弒君楊妃無其罪召亂反甚焉婦人之勢積久而潰也肅宗鑒於楊貴妃而不能遠張良娣鑒於高力士而不能去李輔國魚

朝恩鑿於安祿山史思明而不能馭武夫悍卒雖中興之主實益亂之君也乾元而降宦官日盛再更三主則陳弘志立穆宗王守澄立文宗仇士良立武宗馬元贊立宣宗王宗寔等立懿宗劉行深等立僖宗楊復恭等立昭宗甚而陳弘志弒憲宗劉克明等弒敬宗矣宦官弒君而不問立君而不疑天下之權畢聚於宦官天下之怨亦畢聚於宦官文宗懷赧獻之悲宋申錫等抱陳竇之耻無如之何而有崔胤者出則又何進袁紹之不若矣夫婦人寵過則覆宗宦官

勢極則滅種人君愛之適所以害之也然有小人憑焉則上自人主下至婦豎莫不交爲之用玄宗英主也李林甫用之終身不悟而幽陵叛興德宗猜主也盧杞用之死猶見思而梁州再竄許敬宗李義甫長高宗之惡則武后立崔湜鄭愔結韋武之歡則五王死天下莫智於小人莫愚於爲小人用之婦豎又莫愚於用小人婦豎之人主太宗樂拜昌言愼終如始其君臣論議詳矣一傳而卽亂治法易治人難也讀貞觀政要者能無望賢子孫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七十三